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受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雲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以貞觀十三年卒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有二人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此有七部）

述意部　念佛部　觀佛部
彌陀部　彌勒部　普賢部
觀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人應感慈計物機色相光明振德於甘露之澤影留圖像遣化於日隱之運所以忉利暫隔猶致刻檀之聖容況堅固長晦孰志嘿寫之心哉是故發源西國則優填創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肇其初沿茲而來匠者踵武聿追法身倫極珎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繢畫之資莫不即心致巧因茲呈妙昔晉代僧衆創造緯絶宋齊帝王製作曰新多未記銘懼或失源今録其殊勝垂範表益也

念佛部第二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謂始從出家終成正覺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説法相好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事等鎔金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光螺目靜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万相雍容五眼洞

明六通遥颺懸河寫辯連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分而爲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化人或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芽心樹既榮便茂不彫之葉不來相而見爲衆生故隨緣應現十方十億並願歷侍三千大千俱得親承長種福田廣興供養吐邪倒之根拔貪嗔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果故法華經偈云　若人散乱心　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又辭喻經云昔有國王煞父自立有阿羅漢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弟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爲諸子説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子同遇重病父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絶臨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説晝夜不廢至于七日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脱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爲説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号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爲父王及諸大衆説觀佛三昧經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光明無量時座下有五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見已號哭自拔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爲汝説過去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弟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爲諸子説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子同遇重病父到兒前泣淚合掌語諸子言汝等邪見不信佛法今無常刀切割汝身爲何所怙有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諸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復教稱法及稱僧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天天上壽盡以前邪見還

墮地獄獄卒鑊湯以熱鐵叉刺壞其眼受是苦時憶父教稱念佛因緣從地獄出來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覩佛形後隨業佛拘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

宋磧十三

汝見灰色羸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故今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亦稱我名及弥勒佛稱已作禮及向大衆大德衆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邪見之罪請人受教懺悔訖已見佛金色如須弥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作是語已得須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無量無邊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号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衆寶嚴飾極爲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況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礼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還宫繫念塔中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歸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万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万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觀佛部第三

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疆大慈大悲聲高有頂隨根普雨鍵窣雲羅類等觀朗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迹遂致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八音纔吐則尼乾轍亂十辯暫

喜見聞則難遭遇勸諸行者常須觀佛心
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想光儀如臨咫尺雖法
身無二隨應說三逗機弘誘乃有多種今且
録經後述靈驗之不盡倫在廣文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
佛出世号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
（宋本十三　四　宋元）
往詣佛塔礼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礼
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
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
從此已後恒得值佛為授記於十方面
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為授記於十方面
各得成佛東方善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
（宋本十三）
子者作九方佛謂東南方無優德佛南方栴
檀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西北
方花德佛北方相德佛東北方三乘行佛上
方廣衆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佛因由過
去礼塔觀像一偈讚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
又觀佛三昧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号曰
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共為同學習佛正
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
當墮惡道空中有聲語比丘言空王如來雖
復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可入塔
觀像與佛在世時等無有異聞空中聲已入
塔觀像眉間毫相即作念言如來在世光明
（宋本十三　五　宋元）
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
已如太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入佛塔
觀像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
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
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為十方佛現前授
記今悉成佛東方有國名曰妙喜佛号阿閦
（宋本十三　六　宋元）
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國名曰歡喜佛号寶
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曰極樂佛号
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名蓮華莊
嚴佛号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緣行
者應當如是數觀佛也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
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曰光明入涅

槃後有一國王子名大精進季始十六婆羅門種端正無比有一比丘於白疊上畫佛形像持與精進精進見像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尒況復佛身願我未來亦得成就如是妙身言已思念我若在家此身叵得即啓父母求哀出家父母荅言我今季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當死子曰父母若不聽我者我從今日不飲不食不臥床坐亦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食乃至六日父母知識八萬四千諸緣女等同時悲泣礼大精進尋聽出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爲座在畫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畫像不異如來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體性空寂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淨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以淨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月以智爲食一切諸天散花供養從山而出來至村落爲人說法二万衆生發菩提心無量阿僧祇人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上菩提佛告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學如此觀

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感應緣 此略引五十三驗上卷十五緣下卷三十八緣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仞區宇而羣録罕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宋而歷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示從倚伏故不獲銓次依緣而翔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　朱書三緣　六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

東晉揚都金像出渚緣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婆出現緣
北涼河南王南崖素像緣
北涼沮渠文六石像現相緣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
宋都陽銅像從地出緣
宋浦中金像光現乃出緣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緣
宋湘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緣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
齊楊都觀音金像緣　七

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

周宜州北山鐵礦石像緣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緣
隋荊州沙河寺四面像緣
隋雍州凝觀寺釋迦夾紵像緣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現緣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現緣
唐雍州李大安金銅像感救緣

唐幽州漁陽縣失火像不壞緣
唐并州童子寺大像放光現瑞緣
唐西京清禪寺盜金像緣
唐撫州及潭州行像等緣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水緣
唐沁州山石像放光照谷緣
唐益州法聚寺畫地藏菩薩緣
唐荊州瑞像圖畫放光緣
唐岱州五臺山像變現出聲緣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刑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賫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

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万騎遶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楚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並無効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殺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萃焉遥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弥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

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遍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卷十三 九）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勑聽留吳郡（見高僧傳及雜異記等）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山常有雲陰俗異其禎威聲振遠天下知聞于時無主英雄景慕以崇福焉諸國競送金銅像并贈寶物朗恭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雜穢不著遠近嗟異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市闕每張佚撟浦有異光現乃使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足趺並關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赴長干寺因安置之楊都翕然勸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游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礼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遶像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和元季南海交州合浦採珠

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
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
色無異凡四十餘季東西別處祥感光跡方
乃符合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道俗來者多
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
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
（宋）
邃欲求摸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
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途所及邃至誠
祈請至於中宵闇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
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
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
薩至陳永定二季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
武帝命將沂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
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
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
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
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
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

閣故使藻繢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
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
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像爲雨調
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不祥亟涉訛謠
禎明二季像面自西雖正還尒以狀聞帝延
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
（宋）
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柱于像手
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
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
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
西遷如所表焉隋高聞之勑送入京大内供
養常躬立侍下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
（宋）
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其同立本像送興善寺
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
趣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
衆咸愧謝輕略今現在圖寫殼矣　東晉孝
武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
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内於郭西精舍鑄造丈

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愔之創莅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万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走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後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愔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現在建興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弥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愈壯又加五百人皆悚慄僵仆哲獨喜踴即令融毀揚聲唱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忽然落馬失瘖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率道俗唱快于甚哲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内銘云晉大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都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合焉信知安師聖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之石人鑿取今現存焉　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爲士俗所重數諫賛君令投唐國賛不從憲與士俗内外通使京輔逐發兵至襄陽賛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密煞之

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妻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尒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季官軍圍急憲實降方恨不取憲語柱煞何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妻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富妻收拾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模樣一冶便成無有缺

少當鑄像時天陰雲有雨華如李遍一寺内
富豐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内造金銅弥勒
像高丈餘後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
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願昔隨初秦
孝王後曾鎮襄都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
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
感天樂雨花大有靈瑞像今現在延興寺也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
三季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
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
從也初永和五季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
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
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
列邁利涉恒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
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
方知其兆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
有長沙太守江陵時一云滕畯滕舍以永和二季捨

宅爲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州綜領請
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
法成其美者非尒護畏令其行矣翼負錫南
征繕構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
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
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
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心期難以力致衆
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
弟子三人捧颺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悦
至晉簡文咸安二季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
元中敖仲堪爲刺史於中夜出寺西門遶者
謂人問而不荅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
擊胷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陁禪師者
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礼像歎咽久之翼
問其故荅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
勘季月悉符同焉看像光背梵文曰阿育王
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興念致應之
驗也及病將亟像光忽近翼曰佛示此相病

必不振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金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華運荊州刺史沈悠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憧駭長幼悲泣像爲汗流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聞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出無量壽悠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求元二季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季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鑒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淨堵邊草次開堵戶乃見像逸龕行道岳容礼拜不令洩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坐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感

病迎之倍擲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渚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季三月遣白馬寺僧擯王書何思遠齎香華供養具申丹欵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應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届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絶道俗欣慶歎未曾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傳中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明勑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鏤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究轉玲瓏中大同二季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礼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逮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佛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季像大流汗其季十一月侯景乱階

大寶三季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梁後大定七季像又流汗明季二月中宋宣帝崩天保三季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可移由來舉必百人今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內礼懺冥感二十三季帝崩嗣業 朱十三

王蕭琮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季而梁國亡滅至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蔚等後迎還寺開皇十五季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礼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被運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皷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沉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棟桁藻井無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帖中有寶帳華炬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季瑞像數汗其季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惠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失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績立殿不如前者僞梁蕭銑鳳鳴五季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季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遶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為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季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襲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季大熱都督乃捨黃金更廢瑞像輦輿幡花莊嚴衆具倍矣今現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

影印宋元版

尺許古異不甚重之道安法師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東晉周玘字宣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僮捕漁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

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玘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遥見喜心礼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墻上姿飾逾於平日内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没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乱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老姥齎詣賣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在此像遂士光在張家云

寺木像者徵士謝敷所製達以中古製　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宫

像略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斷威容庶衆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郗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弥勒之前所捨之香於手日然芳煙直

上極目雲際餘芬徘徊馨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厲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基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雲内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

出所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煙煥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遲細似歸敬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制古朴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宫

住東掖門有寺人以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旛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曰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鏤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万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尒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舉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事力輛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艱阻

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勤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遥遥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尒季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薑遭冲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行秊七十伽藍何如寺舍賊將出欲煞僧曰行秊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羣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霹賊死六人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今在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舉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事力輛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艱阻

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勤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遥遥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尒季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薑遭冲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行秊七十伽藍何如寺舍賊將出欲煞僧曰行秊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羣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霹賊死六人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至太武大延元季有離石沙門劉薩訶師備在僧傳歷遊江

表礼鄭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
西至凉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
御谷山遥礼而入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
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
則世乱人苦經八十載至正光元季因大風
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
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巍道
凌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季治凉州城東七里
澗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
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
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
燈光流照鍾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
元季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
令齊王徃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
落如故遂有毀法國滅之徵接焉倫于周釋
道安碑　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
前置寺大業五季煬帝西征躬徃禮覲改爲
感通道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
短終不得定　凉州石崖素瑞像者昔沮渠
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季據有凉土三十餘
載隴西五凉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
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
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願盼山宇
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
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素千變万化有
禮敬者驚眩心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
經行初無宰舍遥見便行近驅便止視其頗
面如行之狀或有雘土坌地觀其行跡人纔
相經今百餘季彼人説之如此現
北凉河西王蒙遜爲毋造丈六石像在于山
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季遣世子興國攻
於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避恚恨以事佛
無靈下令毀塔寺斧逐道人避後行至陽述
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横流驚還説之遜

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曩而進見像深下若泉即瞥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邏之爲信信不深明攻然以取豈佛之爲非禁也性以革改爲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識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忿佛像殊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譽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巫發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緣傍普牡反

音許急反慴力止反慄勅反羈力至反泝素音反瘖依今反陝式冉反唆倭田反也締徒計反搥音進蒨子見反黔祈炎反礙亦阻反礙魚綺反齎子兮反劗阻銜反顒五恭反蹤之石反謐弥必反掖夷益反偪苦岸反旗余音反礙起角反輞奴罔反悸音季癸莫候反幷昌爽反犢音賣讋楚禁反礦音曠仞而振反邡府良反

沈茂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感應緣此卷有三十八緣驗

宋元嘉二季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礼拜須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苧爲業每燒田塉輒有一處蓼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懲伐後試薄堀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也

宋元嘉十四季孫彦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珊少而信向年大弥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堀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鍳也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爲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故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